



边看边聊

十几年前,上海掀起了一波茶馆复兴,以大可堂为代表,老洋房、老家具、老茶器、老普洱,旧日繁华梦成了新时代品位的象征,财经大学常在那里举办EMBA沙龙。利基市场被充分挖掘,洋房纷纷辟出茶室,有和式的,有藏传佛教风的,有的还养了几只布偶猫。

早在南宋,杭州的茶坊已经追求时髦风雅,摆放应季鲜花,名人字画,还有音乐曲艺表演。当然,也少不了狎妓的“花茶坊”,《儒林外史》里写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揽客人吃茶,大概属于这一类。茶馆夏天售卖冰凉的梅花酒、缩脾饮,供茶客解暑,天寒时则有垫饥的七宝擂茶、馓子、葱茶,用瓷盏漆托盛着。

磁茶杯和漆茶盘,一个光润洁白,一个鲜亮醒目,是经久不衰的搭配,多见于明清小说。《金瓶梅》词话本里还出现了一种银镶雕漆茶钟。银导热快,而木胎隔热好,可以把茶水维持在一个适口的温度。贵金属和雕漆的组合,在元明两季迎来了鼎盛,尤其是镶银里的剔犀杯碗,木胎上轮番涂上深褐、朱红的漆,一道漆表面干了,再涂下一道,一共十多层。常见的是如意云头纹,饱满大气,寓意吉利,雕刻后刀口的断面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漆层,质感接近犀牛角,因此得名。

富家女子如孟玉楼、李瓶儿,曾用这类珍玩招待西门庆,既显示财力,也表露爱意。这类茶器除了雕漆的,也有椰子壳和竹子制成的。2018年苏富比拍卖了一只雕银镶银里碗,上有舟子渡客,奇树怪石,是浪漫的遐想。西门庆还曾经用银镶竹丝茶钟招待顶头上司,也难怪《醒世姻缘传》里,晁老爷要娶富饶的松江做知县,消费升级名目里有一项就是“镶茶盏”。

在中国,茶是国民饮料,也是社交的润滑剂。茶传入欧洲,出现了新的喝法,也有了新的意义,饮茶成了正式的社交项目。18世纪兴建的集会厅里,除了舞厅、牌室,还有专门的茶室,茶资包含在舞会的人场券内。休息时,疲惫的男女一窝蜂涌入茶室,抢位子聊天,男士们发扬绅士精神,从巨大的银桶里打来热水泡茶,供同行的女士享用。

各府邸、庄园时常举办茶会,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有一幅《哈林顿男爵府的茶会》,男爵生身平民,凭着外交才干刚刚封爵,后来步步高升,做到枢密院议长、爱尔兰总督,并受封伯爵和将军。厅堂装潢奢华有余,清雅不足,挂着巨大的山景油画和两幅四季瓶花,简直要让人怀疑英语文化里也有“步步高升”“鲜花着锦”的说法。十几个宾客,有一桌在品茶,另两桌在打牌。新贵的社交生活是繁忙的,像西门庆还是殷实商人时,主动结交人脉,牵头结拜兄弟,又把女儿嫁给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。等他一跃成为理刑副千户,人情开始密集地找上门,蔡京的义子蔡状元来要赞助,大管家托他物色小妾,贵族的亲戚要结娃娃亲,还有犯了事的来求情……他们夫妇忙个不停,接待各路男宾女客,陪着吃茶。

老牌家族的茶会则要安静许多,比如第十四代维洛比·德·布洛克男爵一家的画像。富有的男爵正在翻修府邸,宽敞的房间,陈设却出人意料地简陋:磨损的地毯,旧搭搭的门帘,黯淡的墙纸,浮雕壁炉上只悬着一幅海景山崖图。男爵夫人穿着考究,硕大的耳环上缀满了珍珠,正扶着小女儿在桌上蹒跚学步。银茶水桶光亮可鉴,照出了中国来的盘盏。茶食却只有一碗糖块、一盘吐司。两儿子一个牵着玩具木马,一个伸手去抓吐司,被父亲批评了。

精巧与简朴,时尚与破旧,秩序与混乱,同时存在画中,毫不违和,男爵重金聘请名家作画,却无意炫耀财富或者社会纽带,只想表现小家庭私密的温馨。随心所欲不逾矩,这大概是最高规格的“凡尔赛”了。

茶,不紧不慢地说道:此诗前两句关于紫藤的意象很密集,却不如后两句舒缓的相对单一的画面。王国维论词云:温庭筠是“严妆”,韦端己是“淡妆”,而李后主“蓬头乱服不掩国色”。窃以为此诗前二句姓温,后二句近韦,前者密不透风,后者疏而不漏,孰高孰下?惜“蜂”字直入,亦是败笔。

大家纷纷吐舌,以平面设计见长的双木君说,我以为古月的诗已足够好了,原来还是有欠缺之处的啊?看我的。双木君诵道“楚楚芳妃垂锦帐,梢头豆蔻靛清芬。缠藤喜作书行草,一树春辞一树君。”众人又一致叫好。只见杨先生也抚掌道:此诗中“垂锦帐”为比喻一,妙!“书行草”为比喻二,更妙!结句

就牵涉到诗的本真问题了。那就是,诗是文言文。诗的语法和句法,都是文言文体系的。”诗是“文言文体系的”我很赞同,也请菱花君三思。

菱花抿嘴不语,众人也都低头思索起来。只听高子勾一声唤,我这里有了,说着,高声吟来:“使者寻芳连日至,年年四月撷清芬。玲珑紫玉垂珠泪,寂寞春心谁与闻?”大家一致拍案叫绝,赞子勾出手不凡,杨先生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,揭开茶杯盖推开浮在上面的茶叶,眯眯笑道:子勾心有灵犀,倩小蜜蜂为寻芳使者,使本诗不仅有曼妙之画面感,似更有琵琶半遮、含而不露的委婉故事隐其中,杨先生连道三声,好!好!好!

种植在小院里的紫藤花开了,如蝴蝶仙子翩翩舞,如串串紫铃叮叮复叮叮。在家饮茶细嗅紫藤花的芬芳,独乐乐之余,约了格律诗词会的朋友一起前来赏花作诗,开一个热热闹闹的紫藤花会。

欢声笑语中,市楹联学会的前辈杨先生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出了题,规定了平仄韵律。诵咏紫藤花的诗会在我家乡的小院兴致盎然地拉开了。

和往常一样,又是当过兵的快枪手古月第一个完成,“《咏紫藤》:倚翠含香藤缠翠,芳姿倩影暖风熏。乡间陌上无人处,独见黄蜂绕紫裙。”大家齐声赞好,杨先生却喷了一口

既十里洋场,繁华的东方巴黎,融中西方文化为一体,又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地,工人武装起义发起地,洋务运动,租界历史,孤岛文学……这一切都决定着上海人的眼界和智慧。改革开放之后,海归派,投资者,创业者纷纷涌入上海,更有全国各地打工者、就业者来到上海,融进上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,超市、商场、餐馆、外卖、快递……据统计,现在常住上海的外来人口比上海人还多,马路,公交,地铁,电影院……充斥都是普通话。所以,上海人和外地人,不是谁融入谁,而是互相融合的关系。上海现在除了本帮菜馆,有中国所有菜系的餐馆,而在川菜馆的菜单上,也列有很多味道温和的菜。现在,连上海土生土长的老头老太都卷着舌头跟菜场营业员讲普通话,中小生更是学校家里都一口普通话。

外来人员的进入是中国改革开放、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,给上海带来活力,给上海人民生活带来方便。微信上经常收到照片和帖子:老上海生活风情,老上海文人轶事,老马路的前世今生,老字号商店、名人故居、历史遗迹……配有上海话的讲述,就是一种表达。

一次上海朋友们聊天。一人说,现在外地人都在学说上海话,我一个同事是东北人,一口上海话足以乱真。另一人不屑地说,你让他用上海话说“虾”这个字,保险穿帮,肯定说成上海话的“花”,那个发音,不是正宗上海人发不出的。他示范一遍,果然,字尾缓缓化成扁音——拼音也拼不出的。

由此想到,那位女业务员要我学上海话,只是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,两个上海人碰上了,希望互相招呼一声:依好!

卫生间旧台盆需要更换了,去一家家具店咨询,刚开口,女营业员就笑着打断我,说,依讲上海话好了,我是上海人,……奇怪,现在外来人员遍及上海各行各业,穿着打扮光看外表,很难辨别谁是上海人谁是外地人。我出门办事购物,一般也习惯讲普通话。这位女业务员,刚才还用普通话接待顾客,怎么轮到她,一眼就看出是上海人?想一想,可能我的普通话里夹着上海腔吧。古诗云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……”看来口音这东西,真是顽固得很,万变不离其宗,要跟随一生了。比如开腔破案,它就是判断嫌疑人的重要线索。反过来说,也只有同乡人才能从南腔北调中辨别出自己熟悉的乡音。

我国的北方话都很相同,东北话,北京话,内蒙古话,青海话等,大同小异,互相交流没有难度。南方话就比较复杂难懂。多年前,一个北京朋友来上海



郑辛遥 喜欢咖啡的理由:魅力在苦味,魔力在香气。

以前我不大爱吃鲤鱼,原因主要是它有一股泥土味,家里也很少买鲤鱼,可能是除鳞较难吧。但自从我在郑州尝了黄河鲤鱼,舌尖上的味道一下子变了,而且心里总惦记着。朋友对我说,黄河鲤鱼是中国四大淡水鲤鱼(松江鲈鱼、松花江鳊鱼、黄河鲤鱼和兴凯湖鲈鱼)之一。《清稗类抄》中也提到:“黄河之鲤甚佳,以开封为最,甘鲜肥美,可称珍品。”鲤鱼生活在水的底层,杂食,能耐高温和污水(可能这就是鲤鱼有泥土味的原因),郑州鲤鱼无泥土味,我估摸着应该是两个原因,一是郑州及其附近一带的黄河水质较好,二是当地厨师的烹饪艺术水平高,说不定还掌握着某种秘籍呢。

不过如今的人们只知道一句和鲤鱼有关的俗语“鲤鱼跳龙门”——暮春时节,无数金色的鲤鱼迎黄河逆流而上,在禹门前尽力奋跳,但基本上没有一条鲤鱼能跳过这个门的。龙门的出现,是其东面及西面的龙门山和梁山伸出的山脊互相挤靠,致使黄河在此地形成水流湍急的门阙。

可是对市民们来说,鲤鱼已经久违好多年头了。中国养殖鲤鱼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,如今世界各地都有鲤鱼,我记得曾在世界著名电器公司西门子总部爱尔兰根出差,主人请我

我也是上海人

王安诺

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,他总结上海话的发音:“切切错错叽叽喳喳,发音全在齿间唇角,没有后鼻音——听上去像清晨的鸟语”,上海人说“我”是“阿拉”,他非常不解:“这个‘我’,怎么就是个‘阿拉’呢?也差得太多了嘛。”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里,福建干部去大西北扶贫,他说治沙,当地人吓一跳,“自杀?”还是国家交给的任务?村民说:在我们这地找个媳妇吧,能把你的舌头治好……南方话的难懂和复杂,还在于变化多端,不用说广东话福建话北方人听起来像外语,就说上海金山,距离市区仅一百多里路,其口音也跟上海话相距甚远,在那里工作十多年,还是一句听不懂,据传,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金山农村人乘飞机,一句“我要雪碧”让航空小姐抓耳挠腮,先后找懂日文和韩文的乘客做翻译……

上海人讲究地段,有“上只角”“下只角”之分,曾经在上海人的眼里,除了上海,别的地方都是乡下,下只角。这是狭隘了。上海确实令上海人自豪,

一句诗,一个梦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接到内蒙作家朋友来自北京的电话,他说,江南的常州和扬州没去过,着重点是扬州瘦西湖。

扬州好办,指向明确。常州有点费神了。去哪里?我在百度搜索中,发现淹城遗址公园可以一游,因为还有春秋时期的子城和子城河,内城和外城河,外城和外城河的遗迹。印象中,所谓护城河,就是城墙下面有一条河,放下吊桥才能通过。至于三城三河相套护卫城门的格局,不仅在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,更兼这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春秋地面城池遗址。

春日午后,朋友夫妇从北京飞往上海落地虹桥。我开车去接上他们,直奔淹城,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的名字。傍晚四点,进了大门,买了票,到了遗址公园却不让进,说:一会关门了,出不来我们不管的。笑话!淹城距今2700年,淹留其中,真的出不来,那是需要多大的学问才能做到?

往里走,心里只想看看三重奏的城墙和护城河,在河边,垒起来的土堆城墙。行色匆匆,在桥上,看见了一条大河,在两岸树木郁郁葱葱的夹峙中,蜿蜒而去。

沿途又见一个土坡上的岳飞点将台,雕塑里的将军坐骑下的马尾巴已刻画出来,将奔蹄中战马血脉贲张的细节能刻画出来了。

淹城遗址公园规模很大,去得又晚,急急寻找,却为许多旁逸斜出的游乐设施迷乱眼。其实,只要留下亘古亘今的三条河让它们自在地流淌即可,加上土城墙的断垣残壁,那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了。然而,真迹寻觅,造景嫌泛滥。是为憾。

夜宿常州武进宾馆。第二日,出发直奔扬州,上午看完大明寺,下午游览瘦西湖。

站在桥上,远远看见瘦西湖,已是春心荡漾,涟漪涌动。进大门,满目姹紫嫣红,一湖波光潋滟,选择游船,水路前行,两边美景,目不暇接。下船上岸,廿四桥是瘦西湖的点睛之笔,走过一座古意盎然的山涧栈道,站在廿四桥中央,四顾不茫然,皆美景。再看前方下面的绿色琉璃瓦的熙春台,美轮美奂。下桥走上三折平桥,对岸别有天地,一棵独立的树,颇有“俏也不争春”的况味,远离喧嚣,只要脚下一堆土,就能逍遥自在。站在惊艳的瘦西湖,深深地吸引了内蒙古朋友,也感染到了我。人生旅途,来去匆匆,此刻终于停下赶路脚步,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和赐予。

四月之旅 朱全弟

七夕会

在大家语笑喧阗时,我联想到了紫藤花语“深深的思念和执着的等待。”那个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神话故事,牛郎、织女、银河,那种深深的爱,那种痴痴的执念,我不禁为之触动,吟道:“至爱骨髓珠串雨,浮香袅袅绕襟薰。织仙不在银河舞,剪得蒙蒙作紫裙。”子勾听罢,跳起大拇指称“奇思妙想”,在各位高手面前我不免脸红。杨先生评价道:前二句一般,后二句意象奇特,比喻超凡,可列入佳作行列。

辛苦学了许久的格律诗写作,终究有了些许的进步,很感欣慰。天近黄昏,紫藤诗会才意犹未尽地宣告结束。可乐。

紫藤诗会

徐璿

翻出无数个“春辞”,妙上加妙!可惜遗漏了可爱的小蜜蜂,如果把它化作春辞行草中的一点一划,哪怕是一个标点,该有多妙!

“哦,杨先生也未免太挑剔了。”菱花小妹不禁嚷嚷,接着也推出了自己的《咏紫藤》:“陌上花亭翠玉景,紫藤倩影艺工勤。阳春蕾绽知首起,蜂吮芳华酿蜜君。”杨先生微笑道:此诗似无可挑剔,格律无差错,该写的都点到了。但读上去不顺畅,问题在哪里呢?陈鹏举曾在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撰文谈及:“这

既是十里洋场,繁华的东方巴黎,融中西方文化为一体,又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地,工人武装起义发起地,洋务运动,租界历史,孤岛文学……这一切都决定着上海人的眼界和智慧。改革开放之后,海归派,投资者,创业者纷纷涌入上海,更有全国各地打工者、就业者来到上海,融进上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,超市、商场、餐馆、外卖、快递……据统计,现在常住上海的外来人口比上海人还多,马路,公交,地铁,电影院……充斥都是普通话。所以,上海人和外地人,不是谁融入谁,而是互相融合的关系。上海现在除了本帮菜馆,有中国所有菜系的餐馆,而在川菜馆的菜单上,也列有很多味道温和的菜。现在,连上海土生土长的老头老太都卷着舌头跟菜场营业员讲普通话,中小生更是学校家里都一口普通话。

外来人员的进入是中国改革开放、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,给上海带来活力,给上海人民生活带来方便。微信上经常收到照片和帖子:老上海生活风情,老上海文人轶事,老马路的前世今生,老字号商店、名人故居、历史遗迹……配有上海话的讲述,就是一种表达。

一次上海朋友们聊天。一人说,现在外地人都在学说上海话,我一个同事是东北人,一口上海话足以乱真。另一人不屑地说,你让他用上海话说“虾”这个字,保险穿帮,肯定说成上海话的“花”,那个发音,不是正宗上海人发不出的。他示范一遍,果然,字尾缓缓化成扁音——拼音也拼不出的。

由此想到,那位女业务员要我学上海话,只是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,两个上海人碰上了,希望互相招呼一声:依好!

一句诗,一个梦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接到内蒙作家朋友来自北京的电话,他说,江南的常州和扬州没去过,着重点是扬州瘦西湖。

扬州好办,指向明确。常州有点费神了。去哪里?我在百度搜索中,发现淹城遗址公园可以一游,因为还有春秋时期的子城和子城河,内城和外城河,外城和外城河的遗迹。印象中,所谓护城河,就是城墙下面有一条河,放下吊桥才能通过。至于三城三河相套护卫城门的格局,不仅在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,更兼这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春秋地面城池遗址。

春日午后,朋友夫妇从北京飞往上海落地虹桥。我开车去接上他们,直奔淹城,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的名字。傍晚四点,进了大门,买了票,到了遗址公园却不让进,说:一会关门了,出不来我们不管的。笑话!淹城距今2700年,淹留其中,真的出不来,那是需要多大的学问才能做到?

往里走,心里只想看看三重奏的城墙和护城河,在河边,垒起来的土堆城墙。行色匆匆,在桥上,看见了一条大河,在两岸树木郁郁葱葱的夹峙中,蜿蜒而去。

沿途又见一个土坡上的岳飞点将台,雕塑里的将军坐骑下的马尾巴已刻画出来,将奔蹄中战马血脉贲张的细节能刻画出来了。

淹城遗址公园规模很大,去得又晚,急急寻找,却为许多旁逸斜出的游乐设施迷乱眼。其实,只要留下亘古亘今的三条河让它们自在地流淌即可,加上土城墙的断垣残壁,那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了。然而,真迹寻觅,造景嫌泛滥。是为憾。

夜宿常州武进宾馆。第二日,出发直奔扬州,上午看完大明寺,下午游览瘦西湖。

站在桥上,远远看见瘦西湖,已是春心荡漾,涟漪涌动。进大门,满目姹紫嫣红,一湖波光潋滟,选择游船,水路前行,两边美景,目不暇接。下船上岸,廿四桥是瘦西湖的点睛之笔,走过一座古意盎然的山涧栈道,站在廿四桥中央,四顾不茫然,皆美景。再看前方下面的绿色琉璃瓦的熙春台,美轮美奂。下桥走上三折平桥,对岸别有天地,一棵独立的树,颇有“俏也不争春”的况味,远离喧嚣,只要脚下一堆土,就能逍遥自在。站在惊艳的瘦西湖,深深地吸引了内蒙古朋友,也感染到了我。人生旅途,来去匆匆,此刻终于停下赶路脚步,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和赐予。

四月之旅 朱全弟

七夕会

在大家语笑喧阗时,我联想到了紫藤花语“深深的思念和执着的等待。”那个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神话故事,牛郎、织女、银河,那种深深的爱,那种痴痴的执念,我不禁为之触动,吟道:“至爱骨髓珠串雨,浮香袅袅绕襟薰。织仙不在银河舞,剪得蒙蒙作紫裙。”子勾听罢,跳起大拇指称“奇思妙想”,在各位高手面前我不免脸红。杨先生评价道:前二句一般,后二句意象奇特,比喻超凡,可列入佳作行列。

辛苦学了许久的格律诗写作,终究有了些许的进步,很感欣慰。天近黄昏,紫藤诗会才意犹未尽地宣告结束。可乐。

种植在小院里的紫藤花开了,如蝴蝶仙子翩翩舞,如串串紫铃叮叮复叮叮。在家饮茶细嗅紫藤花的芬芳,独乐乐之余,约了格律诗词会的朋友一起前来赏花作诗,开一个热热闹闹的紫藤花会。

欢声笑语中,市楹联学会的前辈杨先生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出了题,规定了平仄韵律。诵咏紫藤花的诗会在我家乡的小院兴致盎然地拉开了。

和往常一样,又是当过兵的快枪手古月第一个完成,“《咏紫藤》:倚翠含香藤缠翠,芳姿倩影暖风熏。乡间陌上无人处,独见黄蜂绕紫裙。”大家齐声赞好,杨先生却喷了一口